

山水间(组诗)

□北琪

高度

所有的铺垫
只为最后这一刹

我承认,登山的过程
不仅仅为了看风景,更想
增加自己的高度

站在山巅,我想要的
不过是,在心里种荷
让宁静增加一分
给夜空再缀上一颗星,让夜晚
多几分柔情

从前仰望的山水,此刻
都在我的脚下,我却不敢
忘记来时的路

一座山

它的高度,足够
收集仰视的目光

花岗岩被风和流水切割
阴雨或晴朗
都不失神奇

山泉水齐心协力
倒映青山,雕刻美景

风的手指弹奏出一缕纯净
是这片土地
必需的维生素

在这里,每一棵草的名字
都会被提及

一场遇见
来路和归途,一截一截
布满阳光

邂逅多兰湖

绰尔河水提前抵达这里
以一双明眸的姿态,迎接我

垂柳一次次婉拒秋风
保持翠绿

船桨不动声色
牵住我的衣袖

格桑花不肯凋谢,不停地
表达挽留的意愿

秋日中提炼出的暖意
统治了一湖清水

多么奢侈
整个中午,多兰湖的澄澈和盛情
都属于我

一条江

一条满腹心事的江,慢慢吟出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滔天的江水,日夜修炼,直到
修炼成铿锵有力的修辞

一条江,努力让每一朵浪花
变得无比清澈
映出诗人的风骨

每一阵涛声,都有人认领
所有的思念,一起
抵达江河之上

一艘独木舟,被刻画成龙的形状
便多了几分飞升的力量

我一直相信,一条江
有了信仰,才会奔腾不息

高原上的湖泊

在没有海的地方
大一点儿的湖,理所当然
被称为海

总要有一场运动
地槽才会上升为陆地
在雪山的见证下,实现
岁月的变迁

高原之上,湖面
也拥有了
令人骄傲的海拔

黑颈鹤,一再
涉水而来
湖里便有了,美丽的倒影



星河里的长调

深切缅怀著名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



对于一位艺术家最好的怀念,不是悲伤,不是流泪,而是要追寻他的足迹,探究他的贡献,弘扬他的业绩,光大他的精神。

于是,人们放下新年的欢乐,眺望远方。一片片雪花在掌心融化,一遍遍追思这位纯正高洁、用生命啼唱了一生的歌者。

他美妙的歌喉,宽广的胸襟,出众的才华,超群的智慧,四射的魅力,温暖的行动,点点滴滴,洒落在时光记忆的长路上。仿佛看见,拉苏荣老师正脚踏长靴,手挽马缰,迎着初升的太阳,含笑向着明媚的春光走来……

拉苏荣爱国、为民、崇德、尚艺,有情、有义、有梦、有爱。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有趣。诙谐幽默,从不刻板,乐观豁达,毫无雕琢,平凡的生活因为他的歌声与笑声,平添了太多的欢乐!他纯真无邪本色不改,一路前行不忘初衷,就连走路,一直都是牧人的样子。

拉苏荣走着一条难而正的艺术人生之路。他说,人只要发光发热,太阳和月亮就会找到你并照亮你;假如老是琢磨着“放毒”或者“放箭”,迟早自己也会被射中。多么深邃而又精彩的哲言啊!他一路发光发热,马行千里,泥沙不洗,而生活,一次次报之以掌声、笑容、鲜花和累累硕果……

它们在袋子里四处逃窜,阿尔娜娜忍不住叹息:妈妈,海虾多可怜啊,要被我们吃掉,这会儿它们一定像《拯救尼莫》里的尼莫一样,在喊救命吧。

海鲜店里的老板娘听了,忍不住在我们身后大笑起来。这笑声穿透了夜色,连马路对面墙壁上婆婆的树影,都跟着晃了一下。

夜时光

□安宁

二

阿尔娜娜向我要了三十块钱,说是要去买一只蝈蝈回来,结果,卖蝈蝈的人大约生病了,去了两次都没有来。代卖蝈蝈的小卖铺阿姨只能一次次安慰阿尔娜娜,但她不听安慰,今天听说又买不到,当场就伤心地大哭起来。阿姨停下手正整理的货物,趴在柜台上,看着哭得惊天动地的阿尔

拉苏荣的学养是深厚的。他不是一唱了之,而是把每一次谢幕都当作新的开始。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者,还是一位殚精竭虑的传承者与播种者。他放牧着草原,又学会了耕耘。除了歌唱,他对文学、民俗、历史、语言等,多有涉猎并均有建树。他集歌唱、表演、传承、传播、创作、翻译、教学、研究于一身,堪称一位旷世奇才,特别是在中蒙两国申报蒙古族长调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功不可没。

这是一位妙趣横生的人,能把生活中的精华萃取绽放舞台上,又能将舞台上的美轮美奂,弹拨成毡房里的欢歌笑语。谈笑风生,饱含着哲思与智慧;侃侃而谈,洋溢着谐趣与真挚。

然而,铁骨铮铮的拉苏荣又是那样的侠骨柔肠。他一生的两大收获是:艺术与爱情。

常想起,他与承建策马并肩,驰骋在五月的草地上。春风拂面,万籁安然,寂静的牧场,蜿蜒的河水,倾听着他俩自由的欢乐和谁也猜不到的悄悄话……这一段旷世之恋留下了一段传奇,这温暖的传奇抱着多少感人的故事。

承建,我们也学着拉苏荣老师和毡房里的额吉,这样叫你!

你是草原的媳妇,也是草原的女儿,你嫁给了拉苏荣,也就嫁给了草原,草原永远都是你的家!拉苏荣策马远行,草原定会加倍地爱你。您和拉苏荣同是我们的骄傲,同是高原上跳荡不息的火焰、清澈见底的流水、根脉相连的小草……

“为什么喜欢拉苏荣老师和他的歌声?”

在锡林郭勒乌珠穆沁鲜花遍地的草地上,记者正在采访一位手扶套杆的年轻骑手。“拉苏荣老师,是我们的肺……”

肺?!

噢,肺,是保障人呼吸的器官,离心贴得最近,它太重要了,没有它,人就无法生存……牧民

的表达,是多么的形象、深刻而又惊人啊!

拉苏荣和他的歌声就是草原的呼吸。在锡林郭勒,拉苏荣开办了十年长调培训班。那时,他的健康已经出现问题,需要腾出更多时间精力全力治疗。但他觉得,草原的呼吸比他的呼吸更加重要。他拖着孱弱的身体,开始了漫漫传承之路。他要把最后的呼吸,留给这片深情而又广袤的大地……

发现一个好苗子,他欣喜若狂,全身心投入。弟子们争气,像雨后的牧草一样疯长起来,一浪高过一浪。更加令人感叹的是,他的“有教无类”。出类拔萃者,不遗余力地教与带;基础弱、环境差的执着爱好者,他更加上心。他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长调挚爱者,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拉苏荣说,长调为什么长?是因为草原的路漫长,山高水远,孩子们这样一路风尘奔来,多么令人感动。长调生长在天地之间,并非出生在宫阙,它的摇篮是山河大地,它最接地气,牧草、河流、毡房、马背更懂得它,更离不开它。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群众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作为第一代乌兰牧骑老队员,拉苏荣用他的一生践行着乌兰牧骑精神。

春天来了,草场又绿。西乌珠穆沁旗罕乌拉嘎查,一片平坦茂盛的草地上,拉苏荣正挥汗如雨,他和队员们竖起两根木桩,拉开一根长绳。几盏汽灯,在晚霞和煦的微风中轻轻摇晃。拉苏荣双手叉腰,站在不同角度看了看舞台,觉得似乎还缺点什么。他招了招手,带上两个年轻的队员,几人飞身上马,驰向山冈的那一面。不一会儿,抱着满怀花开正旺的山芍药归来,一簇簇插在舞台的前排,又喜滋滋地洒上了清凉的河水。

哦,这天地间的美景,自然中的大自然,缤纷的花朵望了望天空和大地,满意地笑了……它们也许不知,它们正在用自己绚丽的绽放,装点着天下无双的舞台。夜幕降临,牧人们把珍珠般的牛羊拢到圈

里,盛装从四面八方赶来,来看这难得一见的乌兰牧骑演出,来看广播匣子里常听常新、宛如久别亲人的拉苏荣。

星星月亮也赶来了,它们晶莹闪烁,不停地眨着眼睛,布满了整个夜空。

拉苏荣站在汽灯下,深情地唱起了蜿蜒起伏的长调。他知道,这奔流在牧人心中的河水,解渴,养生,日夜不息。

那些草从里蛰伏的蚊虫们也来凑热闹,围着汽灯不厌其烦地摇晃飞舞,一会儿叮在演员们的脸上,一会儿爬进衣袖、裤腿儿里,有时竟钻进发声歌唱的喉咙。拉苏荣暂停一下长调,笑着吐出蚊虫,幽默地说:“你们也来添乱,没门儿!”接着继续他的歌唱。

牧民的掌声把演出时间加长了一倍。已是午夜,老老少少的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队员们赶紧收拾行囊,把服装道具装上勒勒车,准备在毡房里眯一会儿,再赶往下一个营地。

忽然,队长斯琴低声说:“几个牧人到边境上追赶马群,来迟了,怎么办?”拉苏荣说:“怎么办?别说几个人,一个人也要给他们演出。咱们是乌兰牧骑呀!”

于是,刚装好的服装道具又卸下来。拉苏荣一口气唱了六首。三个牧人盘坐在挂满露珠的草地上,深情地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专场”演出,感动的泪水辉映着启明的星辰……

这只是拉苏荣艺术生涯中朴素的一幕。

他是乌兰牧骑“一专多能”的代表。唱歌、演奏、跳舞、编创,样样精通;理发、打井、放羊、饮马、检牛粪,熟练地使用脚踏发电机……他还是肩挎药箱的“卫生员”,一面给队员们保健,一面为当地的牧民送医问诊。

他是一个“多面手”,他是一个“百宝箱”,他是一个“万花筒”。他是一朵云,是一棵草,是一颗晨露,是一道彩虹,是掠过草梢一阵阵的清风,是驰向一座座毡房一声声马蹄的心跳……他的歌声与爱,治愈抚慰涵养了太多太多的心灵……

他的劳作,他的前行,一直在为中华文化的瑰丽大厦添砖加瓦,他的呕心沥血赢得了国家荣誉,乃至成为世界艺术殿堂里悠扬绵长、跳荡不息、余音绕梁的音符。这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单属于他个人,它有力诠释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义,共有精神家园的根脉相连与勃勃生机。

《敖包相会》,这首人们耳熟能详、风靡世界的爱情绝唱,唱出了草原生活的美满与青春的炽烈。这首歌强大的传播者就是拉苏荣和金花。舞台上,这对有着姐弟般情谊携手相伴的金牌搭档,珠联璧合,一唱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风雨无阻。忆起拉苏荣,金花这位善良透明的艺术家,泪水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挂满了胸襟。

她讲述着拉苏荣的一件件往事,忽而竟又破涕为笑。拉苏荣太有趣了,他带给这个世界的不是拧眉与重负,是轻松,是畅快,是游刃有余,是坦坦荡荡,是起伏不定的欢乐与出其不意的会心一笑,是循环往复、滔滔不绝、河水一样流淌的长调。包括他的走,人们似乎至今依然察觉不到。大家围坐在一起,流泪,歌唱,谈笑,仿佛这位老兄并没有走远,不像是为他送行,更像是等待着他的归来。他热情的脚步,正在回乡的路上……

拉苏荣走了,留下一路绿色的歌声。他的“长调林”又开始吐露新芽,伸枝展叶,呼风唤雨,汇聚起多声部的“潮尔道”,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继续为他挚爱的绿色歌唱。

岁月的长河奔腾不息,后浪追赶着前浪。

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拉苏荣、牧兰、金花、德德玛等为标志的众多歌唱家一展歌喉,金震四海,令草原音乐艺术的天空群星璀璨,众星拱月。如今三十年过去,新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这繁星万点的苍穹上,正闪烁着更加灿烂迷人、更加令人企盼的浩瀚星河……

去中通快递站,取网上给她买的呼啦圈。她几乎是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饭,便拉我下了楼。因为有两个订单,我也不确定先到的是餐桌收纳盒,还是她的呼啦圈。于是去的路上,她便紧张兮兮地不停问我:妈妈,你说到底是呼啦圈呢,还是收纳盒呢?我说谁知道呢。她便立刻接上一句:一定是呼啦圈啊,我好想要呼啦圈!

快递员找了好久,我和阿尔娜娜也站在大堆的货物旁边,焦急地等了好久。终于,期待的那个谜底揭开了,快递员将一个大大的圆形的快递拿过来时,阿尔娜娜立刻尖叫:妈妈,是呼啦圈!

两个人当场就借来剪刀,三下五除二拆开了快递。我建议阿尔娜娜滚着走,她连忙说不行,一定要垮在肩上,因为怕弄脏了,她要回到家再玩。拉苏荣走了,留下一路绿色的歌声。令草原音乐艺术的天空群星璀璨,众星拱月。如今三十年过去,新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这繁星万点的苍穹上,正闪烁着更加灿烂迷人、更加令人企盼的浩瀚星河……

这美好的充满童年气息的夜晚,真让人心醉。

一

晚饭后,带女儿阿尔娜娜沿街逛店。

夜色掩映下,一家家逛过去,第一次感觉住在老旧市区的好处,衣食住行如此方便,不需要去大商场,就可以在周围小店里,买齐日常所需。卖海鲜的,贩水果的,售花卉的,洗衣服的,开药店的,卖米面粮油的,治鼻炎脚气的,一字排开,已是八九点钟,依然没有打烊。店铺里人不多,但在昏黄的路灯下,却有一种别于喧哗商场的家常气息,在微凉的风里悄然弥漫。

我和阿尔娜娜在鲜花店和海鲜店都逗留了许久。鲜花店的女老板并不心烦,帘子后面大约是她小小的卧室,所以她不着急下班,任由我们嗅完了乒乓菊,又闻小雏菊,还被香水百合的香气吸引着,凑近了鼻子吸了又吸。海鲜店里的鱼啊虾啊螃蟹啊海参啊,足够阿尔娜娜好奇的,她不停地将十万个为什么丢给我,喋喋不休到螃蟹都听烦了,甩着小腿一个劲地朝角落里逃。最后,我买了两斤海虾,听着



悠然 科尔沁夫 摄

